

风雨人生三部曲

第二部

雨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风雨人生三部曲 第二部

雨 梦

洪 雪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人生三部曲 第二部:雨梦. -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0

ISBN 7-5043-2785-9

I. 风… II.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4749 号

风雨人生三部曲 第二部

雨 梦

洪 雪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印美包装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1.5 印张 288(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2.30 元

ISBN 7-5043-2785-9/I·372



冯平

风雨人生三部曲 第二部

雨 梦

内容提要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官吏、企业家，外国人和中国人，刚刚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历史的沉怨旧帐，现实生活中的强弱竞争，人与社会的善恶美丑，有些盲目还未真正进入角色的人们导演出了一幕幕的是是非非，令人深思。

女人，只有找到好男人才是真正的女人。

男人，只有找到好女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男人和女人，就是这么一对怎么说也说不明白的怪物。

吕花凤，都市里的一个有名的美人。她的家境特贫穷，她长得确实很美，二十岁，青春年华，芳心郁郁，她的美丽的脸庞能勾引任何一个男人的眼睛，皮肤细嫩白皙洁白晶莹，曲线优美动人，胸脯凸挺，臀部匀称，两腿修长，尤其是她的那双眼睛，多情迷人，荡人心怀，强烈地冲击着异性，全身都在招惹着男人，是出了名的“凤姐”。上百个男人给她写情信。有三个男人偷拍了她的一张照片，轮流带在身上，欣赏她的美。吕花凤一点也没有动心。吕花凤结识了一位作家，他叫林雨。她常常看他写的书，她被他迷住了。林雨，外貌平平，并不高雅，很有文才。吕花凤深深地爱上了林雨。她主动地约林雨去跳舞看电影，轧马路逛公园，谈古论今。吕花凤的爱越来越深了，她真心真意喜欢林雨了，她要为林雨奉献自己的一切了。吕花凤的女人味也就越来越浓了。清风熙熙，月光朦朦，夜色迷人。吕花凤，已经燃起了烈火的吕花凤，要做真正的女人的吕花凤，把林雨叫到了自己的宿舍里，两个人坐了一会儿，说了几句情话，吕花凤就把林雨拉到了床前，轻轻地柔柔地对他说，你书里写了那么多风风流流男人女人的事，不就是为了得到女人吗……来……奉献给你……吕花凤柔情地说着，柔情如水，心中的欲火燃烧得更炽烈了，她拉死了灯，热烈地吻他，紧紧地拥抱他，把她的嘴唇紧紧地和他的嘴唇粘合在一起，销魂，飘逸，风韵，一种令人麻醉颤

栗的激情从吕花凤的脚尖升到了头顶，传遍了全身……吕花凤解开了自己的衣扣，衣服簌然飘落……光滑柔软富有弹性的青春女子的胴体，鲜亮亮热辣辣的发着情火，撞击着异性的爱弦……吕花凤把林雨抱起来，搂在怀里，就要上床……突然，灯亮了……就这样，上帝和命运，使吕花凤这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就只做过这样一次极短暂的真正的女人；往后，她的一生，她也就没有再做过真正的女人了。

进城，这大概是当代乡村青年的一个热门话题。男性青年进城大都是为了混个出人头地的事儿，女性青年进城往往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未进城前，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都会描绘出一个美丽动人的蓝图；然而，来到都市，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那美丽动人的蓝图是虚无飘渺的，几乎是一场梦。

人，只能看到自己的昨天。而对于自己的明天，任何人全是惘然无知的。

香喜，一个乡村的女孩子，进都市，在一家大宾馆里工作，就算是很好的命运了。然而，都市却给香喜姑娘带来了烦恼和眼泪。

香喜进都市的第一个月，她的心情烦躁得很，几乎没有笑过，只是在镜子里看到她扎得那捆山柴的绳子一样的领带才勉强笑了几声。她也是想顺心的，乡村里的大人们常对她说过，“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可她总觉得胸口间被一块半头砖压着，憋得喘不过气来，闷闷不乐，嘴巴又难以张开，脸上难见笑容。香喜宾馆的那些都市里的姑娘们都穿着大红色的连衣裙，漂漂亮亮的，或为顾客整理房间，或为顾客端菜送饭，或迎来送往，或陪客游玩，显示出了一个大宾馆的气派。香喜姑娘执意不穿这大红色的连衣裙，这样，就不能到店堂前工作，只能在店堂后伙房里打零杂。这个宾馆里的青年职工不少，除她以外，都是都市里的人。那些人好像欺侮她是乡村来的，脏活、累活一股脑地都推给她干。什么倒泔水，洗擦桌布，刷大锅，打烟囱，扒炉灰，如此等等的一些活，使得香喜姑娘忙个不停。她也认了，终日一语不发，低头干活，很少抬头。偶尔

累得腰疼腿酸了，也抬起头来望望，这时总有一双热情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个人好像是在同情她，又好像是有好多话要告诉她。香喜姑娘也觉得那双眼睛给她带来了安慰，送来了温暖。开始几天，香喜觉得是巧合，是俩人的眼光无意中碰在了一起，在这个宾馆里她的名字排在最后，是不会有人看她一眼的。到后来，香喜姑娘才知道，不是巧合，而是有意，那个人时常眯起一双眼睛在打量她，笑盈盈的，很温柔，没有任何蔑视和敌意。香喜姑娘心里想，“好人哪里也会有的”，不免产生了对那个人的感激之情；虽未开口问，但香喜从别人的言语里知道，那个人就是香喜宾馆里的女会计吕花凤。

香喜宾馆的会计吕花凤在香喜宾馆里是很有权威的，虽说她是会计，但宾馆的里里外外的事她都管，而且说了算数，说一不二。可也是真的，吕花凤为人热情，办事想得周到，对宾馆的一套业务了如指掌，要是她一天不来宾馆，别人还玩不转转呢。市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兼做香喜宾馆的经理，很少来宾馆，因此这个宾馆的职工都管吕花凤叫“一把手”。

香喜姑娘很敬佩吕花凤，她觉得吕花凤是她见到的第一个女强人。香喜姑娘十分惧怕邵市里的那些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在吕花凤的面前都显得俯首贴耳。宾馆里有几百名职工，吕花凤分派工作，叫这喊那，没有一个人不听她的；她叫那个去东，那个就不敢去西，都乖乖的。这些，香喜姑娘都看到了眼里。吕花凤又好像专门演给香喜姑娘看的，有香喜在，她的神气就更足了，分派人去干活，她连眼皮子都不抬。香喜姑娘知道这些后，她觉得压在她胸口的那块半头砖轻了许多，能尝到新鲜空气的味道了。在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女强人的眼里有我，现在忍着，一有机会，我就想法巴结她，找到了靠山，我是会统把这些窝囊废倒回去的。原先香喜姑娘是躲着吕花凤，恐怕被她笑话是乡村里的人；现在她专到吕花凤看到的地方去干活，有时离吕花凤远了，她就向吕花凤这边靠靠，近乎近乎；她觉得这样会使她那烦躁的心情安静一些。后来香喜姑娘又看

到吕花凤爱喝茶，她走到哪里，她就会把她的那个带金丝边的暗红色的茶杯带到哪里。香喜姑娘真地发现了与吕花凤拉近乎的门道了，只要吕花凤在哪里坐下，香喜姑娘就大着胆子把暖水瓶提到那儿；只要吕花凤的右手一去拿她的那个带金丝边的暗红色的茶杯的盖子，香喜姑娘就提起暖水瓶，把开水倒进吕花凤的茶杯子里去。她本不想这样明显地去巴结一个人，但觉得自己太孤单了，太受人欺侮了，找不到一个好靠山，是会受一辈子气的，吕花凤每每看到香喜姑娘那样热情地给她倒水，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香喜姑娘，有时还会把香喜姑娘拉到她的身边，问她累不累，给她擦汗，或者抹去她脸上的油垢和灰尘。香喜姑娘见到这种情况，她的脸上也就露出了笑容。这样，只要吕花凤在场，那些都市里的年轻人就不敢来欺侮香喜姑娘了；吕花凤不在时，城里的那些个少男少女们，不但照旧，而且是加倍地讥笑她，把更脏更累的活指派香喜姑娘去干。因此，香喜姑娘每逢进宾馆，她都盼着吕花凤来。这样，时间长了，香喜姑娘的脑子里总装着吕花凤的影子，而对于她的那个一块在乡下长大的一同进都市的“盖儿哥哥”就逐渐地想得少了。

一天，两天……不知不觉，香喜姑娘进都市来香喜宾馆工作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

一九八三年都市里出现了“奖金热”，“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不吃大锅饭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挣多的，就多发；挣少的，就少发；挣不到的，就不发。奖金，已成为都市里人们的一个重要话题了，也是都市人们的一部分重要收入了。因为人们对奖金还有些顾虑，所以各单位都是明着发得少，暗着发得多；明着说个小头，大头悄悄地装到自己腰包里去了。互相攀比，而又互相保密。香喜宾馆的职工们也对奖金很感兴趣。上半年的奖金评比会正在召开，几百名香喜宾馆的职工都集中在会议室里，等待着“一把手”吕花凤来公布评比的结果。

香喜宾馆的会议室里灯火辉煌，吕花凤神采奕奕。她穿一身黑

色的毛料西服，上下笔挺，打了一条紫色的领带，脚穿一双暗红色的高跟皮鞋，这身色调较暗的穿着掩盖了她的四十多岁女人的稍胖的身躯，看上去她的身架仍是那样俏丽、匀称、潇洒；一头柔软的齐耳卷发，灯光下，亮闪闪的；眉毛浓淡弯曲极有分寸，脸色红润，嘴唇湿亮而又有层次；尤其是她的那双眼睛，薄薄的眼皮，眼角细长，一对很亮很黑的黑眼珠儿能使她的全身灵动起来，替她的嘴表达出难以表达的心意和情感，显现着女强人的妩媚和精明，一派当代女企业家的风度。

职工们都坐好了。

吕花凤坐在了会议室讲台后面的一把椅子上，微笑着，面对着大家，没有开口说话，而是用她的眼睛在仔细地打量着她面前的几百名职工，她是在逐个地端详着每个人的脸色，想把她的那双眼睛变成一台录相机，把每个人的脸谱都录下来。当吕花凤看到了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的香喜姑娘时，她的温柔的眼光在香喜姑娘的身上停留得最长，甜蜜蜜地笑着，使得香喜姑娘也觉得在众人面前，这样一个领导着几百号人的女强人，不该把眼睛停留在她这个刚从乡下进都市的姑娘的身上，这显得有些太不相称了，也是太不值得了……香喜姑娘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微笑着的吕花凤的话开始说了：

“同志们，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省城的人们都动起来了，我们宾馆也要迎头赶上，努力进取，出大力，流大汗，把我们宾馆的经营搞好搞活，千万不要落在人家的后面。但是，能不能搞好搞活，不能靠我一个人，大家要一齐努力。上半年，我们干得就很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财神爷有眼，我们宾馆的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大家辛苦了，今年上半年我们宾馆的奖金……”

坐在宾馆会议室的人们都在侧耳细听要发多少钱的奖金时，吕花凤话到此处，却停下了，端起杯子，要去喝水。

会议室里乱嚷起来。

“哥们，看来，咱们要发成百的钱了。”

“成百的钱，算个屁，人家顺河宾馆比咱们差，还发了五百块呢！”

“咱们也要冒个尖吗？”

“对，现在提倡高消费，能挣能花，电影里还用玉米面子窝窝头打仗呢，我们也不能那样穷气了，要发出个花样来，让别人瞧瞧。”

“对，就看咱们一把手的了。”

有的在乱嚷，有的在吸烟，还有的把眼睛盯着吕花凤的那张嘴巴。

吕花凤确实有企业家的风度，她是慢慢地端起了杯子，她没有把端起的杯子靠在嘴巴上，而是呶起了嘴唇，吹着杯子中的水，可能她的茶杯中有泛起水面的茶叶梗子。吹了一会，她并没有去喝水，又漫不经心地把茶杯子放下了，又要提起暖水瓶往茶杯里冲水。

会议室里更乱了，几个小青年用拳头砸着桌子，大声地喊叫着：

“一把手，你快说！”

“一把手，你快说！”

“奖金”，这个刚刚诞生出来的怪物，确有不小的能量。

吕花凤仍然是有条不紊，不慌不忙。

过了一会，乱糟糟的会场又安静下来了，吕花凤喝了几口水，才又接上她的话：

“咱们这半年干得是不错，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人家发的数，咱们不发，咱不跟着别人的后面跑，咱要走在前面，反正上级也松了口，广播里报纸上也在宣传高消费了，咱们要发……”

吕花凤正要开口说发多少奖金时，电话铃响起来了，是找吕花凤的，吕花凤又停下了她的讲话，去接电话。吕花凤走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汉却走上来了。此人个子不高，但身上的肉很多。他戴着一副新潮弯形宽边黑色墨镜，上身穿一件深咖啡色的西服，敞开着西服里亮出了浅黄色的衬衣，衬衣上印着龙、豹、虎；下身穿了一件三合一的带隐格格子的裤子，浑身上下显得圆溜溜的，像是一条口袋装满了谷子。他的脸也很胖，胖是皮肉都鼓得很紧，发着亮光。他的脸上有一双豆眼，左眼角下有一粒豆粒大的明显的黑痣。他的嘴巴上留着齐整整的仁丹胡子，不戴帽子，一头长发，从后边看像是一个胖女人，从前边看却是一个长胡子的胖男人。

这个三十多岁的胖男子，一边轻轻地吹着口哨，一边走到了吕花凤讲话的那张讲台的一旁，抬高了嗓门，对着大家说：

“哥们，爷们，姐妹们，奖金拿到手，可不能忘了咱们的‘一把手’啊！”

会议室里的十几个少男少女们也附合着胖子大声喊叫着说：

“对，对，奖金拿得多，多亏一把手领导得好！”

接完电话，吕花凤笑嘻嘻地又回到了原处，还是微笑着，说：

“不，不，咱们宾馆的奖金多，是大家干出来的，大家的功劳；改革开放，同志们都很卖力，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使我们宾馆成了先进单位，这，完全应当归功于大家……”

吕花凤说完了上边的话，她把脸一沉，眼一瞪，嗓门也加大了，接着说：

“天不怕，不准你胡说！”

香喜宾馆的天不怕，就是那个刚刚上来讲了那几句话的胖男子，他本是叫贾利华，来香喜宾馆干业务员之后又改名为“贾梦凤”的，外号叫“天不怕”。他自来香喜宾馆就十分羡慕和眼馋吕花凤的容貌，又从心里佩服这个女人的能力才干和权威，从而改名叫“贾梦凤”，是说他梦中也想着吕花凤，他事事拍吕花凤的马屁，天天围

着吕花凤转，他还说过，一把手叫他打狗，他决不去骂鸡；干起工作来也挺卖力，还常为吕花凤出些点子，献献殷勤；有的人，还管他叫“二把手”，“天不怕”最愿意人们叫他这个名字。

在吕花凤说话的时候，胖子贾梦凤已回到了他原来坐的地方，坐在那儿，低下了头，闭上了他的那双小豆眼，果真服贴老实起来了。

“言归正题。上半年的奖金咱们每人发一千元。这回咱们不平均发了，要分个一二三等，多劳多得，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是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需要；不过，咱们分了奖金，千万不能外传，谁外传谁负责，谁外传就收回谁的奖金，这是一条纪律。大家明白了没有？”

“明白。明白。”

会议室里的人都齐声回答。

“明白就好。现在发奖金，哪个单位都首先宣布这条纪律的。”

吕花凤说到这里，她端起了杯子喝了口茶，稍停了停，接着她又说：

“大家要明白，胳膊肘子往外扭的人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常常是面带笑容的吕花凤，话到此时，她立即收起她的那副笑脸，把她那湿亮的嘴唇紧紧地闭起来了，睁大了眼睛，转动着她那明明亮亮的黑眼珠儿，射出了一道道逼人的光芒，逐个地寻找着她面前的几百号人的神态变化和脸色反映。确乎是个女强人，要是一般的女人，不用说在这么大的场面看别人，就是几百双眼睛看她，也会把她看傻了。平时看着吕花凤是个多情善良的女人，说话的声音总是那样柔软，让人感到可亲可爱；可到了这时候，一个强者的姿态，也是活灵活现的。

会议室里一片沉静，几百号人都在等待着，静静的，只能听到墙上时钟的走动声了。

一刹那，吕花凤的脸又变了，好像刚才是赤日炎炎的酷夏，叫

人沉闷得喘不过气来；不一会，一股煦煦春风吹过来了，人心荡漾，神情爽快。确乎是个能人，陡变的脸色和判若两人的情感，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吕花凤又微笑起来了，眯起眼，半张着嘴，甜甜的笑，露出了一排雪白齐整的牙齿。

“刚才的话，我不是要堵住大家的嘴，不让大家说话，现在谁心里明白，发奖金，谁说了谁倒楣，哪个单位张罗出去了，哪个单位难看。社会上就这个风气，我们单位也不例外。发了奖金，买个彩电，全家欢喜；小青年准备结婚，也就不愁了。小伙子没有对象，有了钱，大姑娘也会挤破门的……”

吕花凤的一席话又把会议室的人们说笑了，笑嘻嘻的，一屋子的人还是抬着脸静静地听着吕花凤的话。

“大道理，小道理，我都讲清楚了，现在我就宣布奖金的等级。市里还要我去汇报接待外宾的工作。宣布完，我就去。”

接着吕花凤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本子，宣布着一二三等奖的名单。

香喜姑娘没有心绪听这些名单是谁，因为她知道她是没有转正的学员，又是底子货，奖金不会有她的，只是盼着散会，躺到床上去休息。

事与愿违。

吕花凤宣布完了一二三等奖的名单，香喜姑娘刚要拔腿离开会议室，吕花凤又开口说话了。

“大家先不要走，时间还不晚。愿意说的，就再说几句，看看咱们宾馆下一步怎么干，争取干得更好。”

说完此话，吕花凤去市里汇报工作了。

吕花凤走了，天不怕又得意了。

十分得意的天不怕，得意得他的嘴巴都合不上了，又吹着口

哨，走上了讲台。他先是咧开了嘴巴，“哈哈”地笑了两声，接着他又眨了眨他的两只小豆眼，面对着大伙，叉着两条腿，一条腿在抖动着，另一条腿支撑着他的身子。说：

“‘一把手’叫咱们大家说几句，咱就说几句。还是那几句老话，咱是叫‘天不怕’，什么场合咱也见过，什么样的事情咱也干过，反正就认一个理，权和钱。那几年，有权有势就是娘；这几年，钱也成了娘。弄权，咱是没有门，捞钱，咱还有两下子。为捞钱，我还是和那几年一样，还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钱咱也敢挣。钱嘛，谁还嫌多……”

“天不怕”讲完了这几句话，就要拔腿走开；但他眉头一皱，又停下了脚步，接上说：

“刚才还想着呢，上来就给忘了，我还要说几句话。咱们分得奖金可以说是冒尖了，这多亏我们的一把手关系硬，上边有人，经营有方，咱们谁也不能忘了一把手。这三条是我讲的，用咱们的一把手的话，就是党的政策好，群众干得好。到底那个对，大家心里也明白。别人都叫我是二把手，其实……别的不说了，我这个二把手一定会围着一把手的屁股转……嘿，嘿……”

贾梦凤说到这里，他的喜笑颜开的脸上出现了似笑非笑的神情；因为他胖，脸上的肉皮很紧，要张口笑，就得眯起眼睛看；要睁开眼睛看，就得要合上嘴巴。他既要张嘴说话，又要睁眼看人，还得装出一副笑脸，脸上也就只能是似笑非笑的表情了。贾梦凤带着这种表情，又断断续续地说：

“城里嘛，有句老话，是什么嘛，乡下的姑娘进城叫‘乡气妮’，‘地瓜脸’；乡上的小子进城叫‘老赶子’，‘红高粱’……还有嘛，乡下人的嘴唇厚，……现在嘛，有所改变，有所进步，因为是在搞现代化，……可还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嘛……”

香喜宾馆的人都知道，天不怕，流里流气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没有几句正经的话，就都离开会场，走了。香喜姑娘也想走，

但她走不了啦，天不怕的几个哥们兄弟把她围起来了。胖子，天不怕见此光景，他就更来劲了，他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着被他的几个哥们兄弟围起来的香喜姑娘。

“乡气妮，不知天高地厚，前几天竟啐了我一脸唾沫，还说我要流氓，好，我现在就要，我叫她用舌头把我脸上的吐沫舔得一千二净！哈，哈……”

天不怕又大声地嘲笑起来了。

“哈，哈……一个乡下妮，还想巴结一把手，来欺负我，哈，哈……今天我就要看看你的舌头嫩不嫩，哈，哈，哈……”

天不怕哈哈地大笑着，更露出了他的一番流球相，嘴里流着涎水，捋起了袖子，伸出了两条胖胳膊，他的右手巴掌摸着 he 脸上被香喜啐过唾沫的地方，他的左手巴掌在空中胡乱地挥舞着，边走边叫喊，看样子，他真地要香喜姑娘用舌头来给他舔了。

香喜姑娘听到胖子的这话，看到了胖子的这番举动，又看到了围着她的那几个指手划脚嘲弄她的人，像是挨了重重的狠狠的她完全没有意想不到的一闷棍，当头一击，把她打懵了，她浑身无力，天也转，地也转，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但是没有掉下来，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哭也不是，不哭也不是，一身冰凉，脚冷得发木，头涨得老大，从小腿到臀部酥酥地颤抖起来了……香喜姑娘倒下去了。

“香喜，香喜，你醒醒，你醒醒，我来看你了。”

不知什么时候，吕花凤来到了香喜姑娘的宿舍里。

吕花凤很热情，亲亲热热的，她的话说得又柔又软又恳切，像一个大姐姐来看望一个受到别人欺侮的小妹妹。

香喜姑娘听到了吕花凤这热情的声音，她以为是梦幻，人家是一个女强人，大事多得很，哪有时间管这杂七杂八的事儿；省里市里经常去，哪会把一个乡下妮放在心上；自己眼里有人家，人家眼里根本就不会有自己。